

● 获诺贝尔文学奖诗人丛书 ●

紫芹 选编

T·S·艾略特诗选

四川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侯 洪

封面设计：吕树明

版面设计：吴向明

书名 T·S·艾略特诗选

作者 紫芹选编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新华书店经销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1988年7月第一版 开本 787×1092 1/32

1988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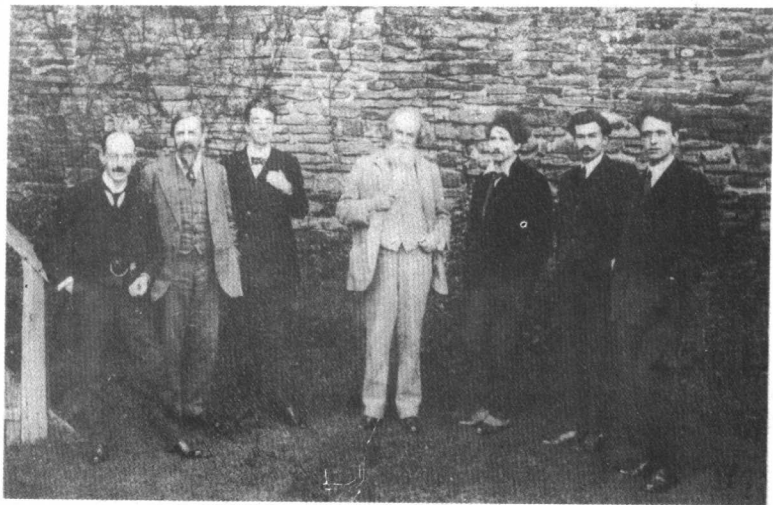
印数 1—5,600 册 字数 84 千

ISBN 7—5411—0225—3/I·214

定价：1.35元



青年时代的艾略特。



1914年在W·S·布伦特家一次家庭聚会的客人们：
（从左至右）维克托·普拉特、
斯特奇·穆尔、W·B·叶
芝、威尔弗雷德·斯科恩·
布伦特、埃兹拉·庞德、里
查德·奥尔丁顿和F·S·
弗林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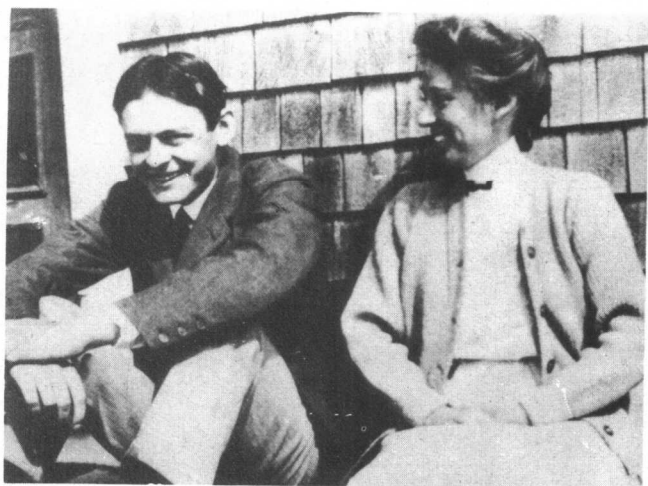


艾略特，1899年。

艾略特在航行中。他一生始终对大海一往情深。



哈佛大学一年级时的艾略特。



艾略特，1910年。



维维恩·艾略特在加辛顿。

译 本 前 言

本集所收T.S.艾略特(T.S.ELIOT, 1888—1965)的三首长诗,被公认为本世纪西方文学中最有影响的诗篇,代表了现代派文学的胜利。西班牙画家毕加索(1881—1973)、法国后期印象派画家、雕刻家亨利·马蒂斯(1869—1954)、定居美国的苏联作曲家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1882—1971)和奥地利作曲家阿纳德·舍恩伯格(1869—1954)、爱尔兰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美国诗人伊兹拉·庞德(1885—1972)和英国女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1882—1941)等人1910年左右的早期作品以及艾略特1915年左右的诗作形成了20世纪的西方文艺复兴,对当时的诗歌、小说、绘画和音乐起了很大影响。就在1915年,艾略特的《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下称《情歌》)发表在芝加哥出版的《诗刊》杂志上,庞德当时是该杂志的驻外编辑。

1914年,庞德在伦敦会见了艾略特,认为艾略特“已使自己现代化”了。两年前在英国发动意象派诗歌运动的庞德

时年29，而艾略特26。艾略特生在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是新英格兰一个名门的后裔，祖父是华盛顿大学的创始人。童年时常回新英格兰度暑假，并在那儿上预备学校，1909年毕业于哈佛大学。

以不同凡响诗行开头的《情歌》，实际上作于1910—1911年间，那时在哈佛大学攻读哲学的艾略特正在巴黎大学文理学院学习。1914年，他去英国牛津大学深造，接着与英国姑娘维维安·黑一伍德结婚，在一家银行供职。1922年，《荒原》刚刚发表之后，他任《标准》杂志主编，并获日晷奖。1927年改信英国天主教，入英国籍。到那时为止，出版了两部论著《圣林》（1920）和《向约翰·德莱顿致敬》（1924），使他一跃而为自马修·阿诺德（1822—1888）以来最有影响的文学评论家。虽然后期的戏剧较为成功，但以后出版的佳作当推《大教堂凶杀案》（1935）和《四首四重奏》。1948年他获诺贝尔文学奖。他还不时地回美国进行诗歌朗诵和演讲。前妻维维安长期患病后于1947年去世，10年后与秘书瓦莱莉·弗莱彻结为伉俪。1965年他在伦敦逝世。

艾略特在戏剧性独白的《情歌》里，使用了在其它许多诗篇都成功地使用过的一种主题，一种风格。普鲁弗洛克，这个现代化社会“过分高雅”的产物，因自我意识过分强而对自己不利。然而，他的诚实使人对他的处境深表同情。从普鲁弗洛克既不能自我投身实际活动又不能忘记自己之中，

读者也许会充分认识到自己难以生活得十分充实。普鲁弗洛克在认识到自己时说，他也许停留在生物演变的低级阶段，是“一对兽爪”，没有变成人。他生活得既不充实，自然，又缺乏想象力，因此谈到水陆两栖的迷人的水妖时，他说：“我想她们不会为我而歌唱。”

《情歌》大大改变了英文诗歌的方向，而《荒原》问世时则更令人吃惊。对本世纪20年代的许多作家来说，对其中参加过残酷的一次大战的复员军人来说，“荒原”成了这个时代的代名词。艾略特在内容与形式水乳交融的《荒原》里，传达了一次大战所引起的心理、道德和宗教上的困惑。在诗人看来，一次大战象征西方二千年文化到头来同自己作对，而后果严重的一件头等大事。可以这么说，一次大战是西欧的一场文化大革命，摧毁了英、法、德等国的房屋建筑，消灭了三分之一的18—40岁的这一代人。《荒原》的开头便奠定了哀歌的调子：“四月是最残酷的月份。”从英国诗人乔叟（1343—1400）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以来，四月通常和春天、欢乐联系起来的，而在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四月则成了可怕的季节了。诗里的情景和声音均来自现代城市，在街道上，在酒吧间里，在泰晤士河畔，人们可以听到一种文化混乱不堪的声音。只有在诗的结尾，有一点希望的迹象：雷声隆隆，大雨将临，而雷霆却说着梵文。

1929年，正从大战中恢复元气的欧美又面临另一个灾难：经济萧条。在W.H.奥登（1907—1973）称30年代为

“卑劣的、不诚实的10年”里，许多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以及在意大利和德国掌权的几个蛊惑人心的政客）站出来提出纠正以前错误的理论和重建社会秩序的纲领。在许多观点不同的个人与团体发表的种种小册子和宣言之中有南方重农派的宣言《我要表明我的立场》（1930）、伊兹拉·庞德的《杰弗逊和/或墨索里尼》（1935）、美国作家代表大会的几次声明（1935—37）和艾略特的《基督教社会的思想观念》（1940）等。

《四首四重奏》的四首诗陆续发表于1935—1942年之间，产生于上述的历史时期。这是雄心勃勃、想填补空白的一个宏伟尝试，提供了艾略特认为对理智，对神志，对生命具有本质意义的一个基本原理，一种历史理论。在《荒原》里，一个讲话人悲哀地说“仙女们走了”，同这些仙女们一道走的是几千年西方历史、哲学和基督教教义。艾略特以英勇的姿态，在他的社会批评文章和《四首四重奏》里企图提供一个代替品：建筑在他经验基础上的历史的哲学和神学。他常常坚定不移地在他的作品里表达他的这种思想。这是一个拨回整个西方世界的企图。

以上对《四首四重奏》的说明，可以帮助我们看到它的力量和弱点。严格地说，这首诗是“诗独白”，建立在思想与意象的基础之上，是一种既无逻辑或戏剧性，又无叙事性的形式。诗中的意象常常与他度过青少年时代新英格兰某些特定的地方有关，也与他1914年以后所居住的“老”英格兰的

一些地方有关。主要的主题是探讨时间与永恒的关系。两者象征性的结合，即最后一首诗所揭示的暂时性的火与永恒性的玫瑰的结合。

只要读者耐心地读这首诗，只要读者允许诗中留有空白（一如贝多芬的四重奏，常常有让听众的思想有回旋余地的节拍间歇），那么他或她便会发觉它饶有趣味。象读更加艰深的庞德的《诗章》一样，细心的中国读者在《四首四重奏》里会发现艾略特的哲学沉思与从孔子到现在的中国经典作家们之间有许多联系之处。《四首四重奏》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影响。

在了解到它的局限性之后，我们会兴趣盎然地阅读这首诗的。如同亚历山大·蒲柏（1688—1744）在他的《人论》，威廉·华兹华斯（1770—1850）在他的《序曲》，惠特曼（1819—92）在他的《自己之歌》，艾略特在他的《四首四重奏》里，宣教有时多于“显示”，思想，一种想把世界推向某种方向的欲望，掩盖了艺术。不过，在30年代的其它重要文学作品里也存在类似情况。当1943年世界大战占领政治舞台中心、其它灾难退居两侧时，有同样才能的诗人们和小说家们都试图挽救世界免于正在来临的悲剧。

《情歌》、《荒原》和《四首四重奏》展示了1910—1940年间的西方历史进程，表达了两次大战间人们的深切感受。艾略特在历史的苦难和重要的时刻成功而生动地反映了时代的风貌，如同他的老朋友和赞誉者庞德所说，这位艺术

家在这个时代必定会这样做。卡尔·夏皮罗曾说这些诗首先
“使世界发聋振聩”，而今它们依然使人感到其语言的力和
美。

【美国】迈克尔·特鲁 张子清译

1987年6月15日 于南京

授 奖 辞

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

安代尔斯·奥斯特林

在令人难忘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的长列中，T·S·艾略特和通常获得这项荣誉的作家们不同。大多数获奖作家代表一种在公众意识中追求自然联系的文学，为此目的，他们的文学利用了几乎垂手可得的艺术手段。今年的获奖者却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其事业的不寻常在于他将自己置身于一个极为独特且有意孤立的位置上，逐步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起初，他似乎只是面向一小群内行人，但这个圈子渐渐扩大了，尽管他似乎并没有刻意追求。因此，艾略特的诗歌和文论中有着一种不同凡响的语调，它具有一种能触及我们这一代人意识的、钻石般的锐力，使得我们的时代不得不予以注意。

艾略特本人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提出过一种十分客观而相当婉转的意见，认为表现当代文明的诗人应该是难以理解的。他说：“我们的文化具有极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而这种多样性和复杂性作用于精微的感受力，必然产生多样的、复杂的结果。为了强使语言——必要时打乱语言——表达诗

人的意念，诗人必须变得愈加广博，愈加隐晦，愈加委婉。”

我们可以对照艾略特的这个声明，检验他的成果，从而理解其贡献的重要性。下这番功夫是值得的。艾略特因在诗作《荒原》中的伟大探索而一举成名。该诗问世于1922年。当时，它那复杂的象征性语言、精雕细刻的技巧和广博的引喻使人在多处迷惑不解。值得一提的是，和《荒原》同一年问世的还有另一部开拓性的作品，即出自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之手的《尤利西斯》。这部引起广泛评论的作品对现代文学产生了更加轰轰烈烈的影响。这种巧合绝非偶然，因为这两部20世纪20年代的作品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创作方式上均颇为相似。

《荒原》这标题，人们一旦明白了其艰涩难懂而又很巧妙的奥秘，便不会不理解它那令人恐怖的涵义。这首忧郁阴沉的诗着眼于描写枯燥和无力的现代文明，在表现手法上用了一系列时而现实时而象神话似的情节，一个个景象相互冲撞，获得了非笔墨所能形容的整体效果。全诗一共436行，而其内容实际上却大大超过一部436页的小说。《荒原》问世已有四分之一世纪了，但不幸的是，现实证明诗里所描写的悲惨景象依然不折不扣地反映着原子时代阴影下的现状。

此后，艾略特从事了一系列同样才华横溢的诗歌创作，探讨痛苦的寻求拯救的主题。诗人以极为真挚的感情，突出

表现了生活在没有秩序、没有意义、没有美的世俗社会里的现代人的空虚恐怖感。在他的新作《四首四重奏》（1943）中，艾略特以近乎赞美诗般的叠句和对自己精神经历的细腻而精确的描述，创作了一支用文字谱写的沉思曲。在他对世界的描写中，超验的上层建筑越发清晰地呈现出来。同时，在他的戏剧作品里，艾略特明显地寻求一种积极的，有指导意义的寓意，这一点特别表现在《大教堂凶杀案》（1935）这部描写坎特伯雷的托马斯的伟大历史剧中，还表现在《全家重聚》（1939）之中，该剧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场景设在英格兰北部的一座乡间房屋里，把基督教原罪的教义和古希腊的命运神话这两种不同的观念结合在一个完全现代的环境里。

艾略特作品中纯诗歌部分的数量虽不大，但却为世人瞩目，如同从海洋中耸立起的一座山峰，无可辩驳地成了一座里程碑，有时呈现出大教堂似的神秘轮廓。他的诗带有强烈的责任感和非凡的自制力，毫无陈腐的情感，着意于事物本质的探求，严峻、坚实、淳朴，不时为具有奇迹和启示的永恒宇宙突然放出的光芒所烛照。

深入了解艾略特，必然遇到某些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是障碍，同时也激发人们的兴致。说来似乎矛盾，这样一位写作形式的急先锋，一位全面革新当代诗风的开拓者，同时又是一位理智清醒、逻辑严谨的理论家。他孜孜不倦地捍卫历史的观点，坚持为了我们的生存而存在的固有道德规

范的必要性。早在本世纪40年代，他就在宗教上成了英国国教虔诚的信仰者，在文学上成了坚定的古典主义者。鉴于这一人生哲学，意味着始终如一地回复符合时代标准的理念，他的现代派实践似乎与其传统理论相冲突。然而，事实却不尽如此。在他作为作家的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他从不间断地缩小这一鸿沟，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这是一个他必定充分地、也许痛苦地意识到的客观事实。他的早期诗歌在形式上散乱得令人吃惊，刻意求新，归根结蒂，可以被视为诗人从反面表达了一种心理，旨在探求更崇高、更纯洁的现实，但首先必须克服其自身愤世疾俗、玩世不恭的情绪。换言之，他的叛逆是一位基督徒诗人的叛逆，于此相关，我们也应认识到，总的来说，艾略特着意避免诗歌的力量凌驾于宗教力量之上。凡在他想指出诗歌对我们的内心生活能真正起作用之处，他才十分谨慎地、并且有保留地这样做，他说：“诗歌有时可以使我们更加明确地意识到一些深层的、无以名状的情感，这种情感组成我们生存的基础，对此我们却极少能够理解，因为我们常常生活在自我逃避之中。”

因此，假如说艾略特的哲学立场完全建立在传统之上是有些道理的话，那么就应该记住他时常指出“传统”一词在当前的辩论中却经常被误用了。“传统”一词本身有运动的含义，它是一种非静止的东西，是不断地被传递和被吸收的东西。这一活生生的定律也适用于诗歌传统。现存的文学丰碑组成了理想的格局，但每增加一部新的作品，这种排列就会

发生细微的更动。比重与价值在不断地变化。如同老的引导新的一样，新的反过来也在引导老的。认识到这一点的诗人还必须认识到他的困难程度和自己的责任。

从外表看，这位年已花甲的艾略特已经回到了欧洲这一历史悠久、饱经风雨而仍令人肃然起敬的、多种文化传统的故乡。他生为美国人，来自一个17世纪末由英国移民的清教徒家庭。青年时代在巴黎大学、马尔堡大学和牛津大学的求学的岁月使他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在内心深处同旧大陆的历史文化不可分割。1927年，艾略特先生成为了英国臣民。

在此不可能囊括艾略特这位复杂的、多方面的作家的所有特点，而只能略举几处最突出、最吸引人的地方。最显著的一点，是他具有高深的、富于哲学素养的才智，使其得以发挥想象和知识、感受与思辨的作用。他的超人之处，还在于能激发人们重新思考思想和美学观点中迫在眉睫的问题。尽管对他的评价不一，但无可否认，在他的时代，艾略特一直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提问者，具有卓越的天赋，无论是在诗歌上，还是在维护某些观念的评论中，都能找到恰到好处的言词。

他写了论但丁及其作品的最优秀的论著之一，这决非偶然。无论是在痛苦的道德怜悯、在玄学的思维方式，还是对“上帝之城”这一按宗教精神建立的世界秩序的热望方面，艾略特和这位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的确有相通之处。尽管文化背景不同，但他被视为最现代的但丁继承人之一是不无道